

明姬 還原自然的力量

《都蘭·法國》(2010·局部)

旅法韓籍畫家明姬向來低調，但西方藝評家對她評價極高，把她和趙無極相提並論。兩人的文化背景相近，早年分別離開東方家鄉客居法國，同樣成功將西方抽象繪畫手法融合東方的空靈意象，表達自然境界的內在純粹精神。

相對趙無極廣為香港藝術社羣認識，明姬最近才在前法國總理的穿針引線之下，首次在香港舉辦個展。採訪那天，明姬架着一副圓形眼鏡，穿著一襲圍袍襯衣，游走於畫廊指點一切，俐落活潑，一點不像六十八歲。

「我最感恩的事，是每天睜開眼能夠看見陽光，感受到光。」走過東與西，看盡繁華以後，回歸自然，畫家對生命的感悟，如此簡單，樸素。

趙無極、法國、韓國

七十年代，南韓總統朴正熙當政期間，審查嚴厲，打壓異見。明姬和丈夫林世澤本是世交，父親都是銀行公會主席，家境富裕。林世澤也是畫家，因發表批評政府的畫作惹禍，被迫舉家流亡海外，時為1972年。

明姬自二十五歲起就隨夫旅居法國，告別富裕生活，簡樸地過活，至今已四十多年。在法期間，明姬創作不輟，很快就在巴黎舉行個展，也和丈夫合辦二人展，慢慢建立起名聲。其獨特的人生經歷，也引來外界好奇。

她的作品以西方技法探究東方哲學，前法國總理Dominique de Villepin撰文提到她和趙無極的異同：「明姬與趙無極相隔一代，卻有若干相似之處，趙無極年輕時學習歐洲藝術，其後探索自己的藝術身份，而明姬則在韓國與法國都蘭兩極之間演化出自己的藝術走向……」那麼對於明

姬之言，在兩地之間，她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？

明姬回答：「當年的審查的確對藝術發展有負面影響，但我們都在想像如何逃過審查，過程就像在畫布上塗上一層層的顏料做成不同層次，這經驗也令我思考更多，作品更趨向多元。而且在法國令我重新認識和學習亞洲藝術，比起在韓國的時候學得更多，還能夠看到很多大師級作品的真迹，豐富了我的思想和創作方向。」我本以為這問題牽涉明姬較沉重的過去，氣氛會較嚴肅，這份沉重隨著時間的流逝和明姬順其自然的態度，只剩下感恩。

人、自然、宇宙

明姬的作品都以大自然為題，從作品的名稱如《黑向日葵》系列，《東北太平洋》已可見一斑，即使明姬不少作品是寫生，她從不重視自然景象，反而是一份大自然的意境。但現今社會，犧牲大自然成為城市發展的代價，彷彿是無法改變的現

實，到底藝術創作對大自然的關注，是重視自然，還是對老去價值的不服氣？

提到這個一直以來的創作命題，明姬思考了一會：「人本來就在自然中，我相信人類、自然和宇宙本為一體，雖然現在科技發達，令我們對自然的關注減少，但這也是一個機會，讓我透過作品去令大家重拾對自然的想像。」從明姬的作品裏，看到的是大自然的一種狀態，例如《都蘭·法國》色彩淡麗，但畫布上幾個急速打轉的漩渦，猶如將自然還原到最基本元素的地水火風，在漩渦中看見旋起旋滅萬象的世界。

對明姬來說，古代繪畫，尤其中國的山水畫隱含着一套自然哲學，箇中關鍵不在於要看到什麼，而是透過畫像感受到藝術家的心理狀況和思想。「當你能夠融入作品，與藝術家的思想同步，就能令自己的邊界擴闊，同時加深自己作品的廣度。」在我眼前的明姬，不徐不疾地說着韓文，然後靜待翻譯轉達意思。

PROFILE

明姬 (Myonghi)，旅法韓國抽象派畫家，1947年生於韓國大丘，1972年因丈夫批評政府的畫作，被當時獨裁總統朴正熙施壓而移居巴黎。明姬的作品個人風格強烈，以獨特的抽象畫風呈現大自然的瞬間，作品曾在韓國國立現代美術館、巴黎龐比度藝術中心、中國美術館、上海美術館等展出，同時深受各界人士賞識，如哲學家Philippe Lacoue-Labarthe、詩人Alain Jouffroy等，法國前總理兼詩人Dominique de Villepin更形容明姬為「內行人的秘密」，讚賞她的畫作媲美趙無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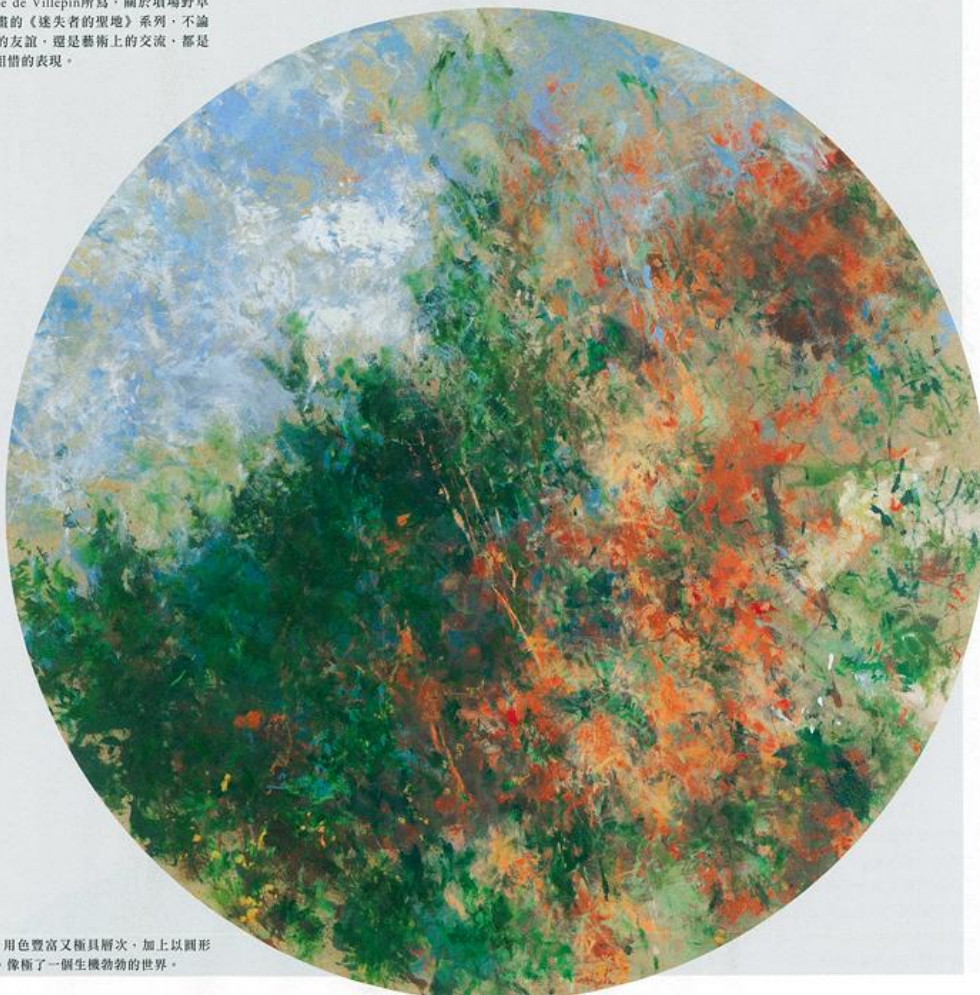


法國前總理的推崇

坐在季豐軒進行訪問期間，一向嚴謹沉靜的明姬突然站起來，向著雪廠街外揮手，原來是好友Dominique de Villepin特意從法國飛來，準備出席她展覽的開幕酒會。這位法國前總理、詩人兼藝評人，一直對明姬推崇備至，除了收藏不少明姬的作品外，更多次為明姬的作品配詩，還共同出版過詩畫集《詩與畫》，在2011年亦親身飛到北京參加明姬詩會。是次展覽更是Dominique de Villepin一手促成，是他把明姬帶到季豐軒創辦人季玉年女士，促成了雙方簽約才辦得成是次展覽。展覽亦有展出明姬根據Dominique de Villepin所寫，關於墳場野草的詩歌而畫的《迷失者的聖地》系列，不論是現實上的友誼，還是藝術上的交流，都是二人惺惺相惜的表現。



意外看見路過的Dominique de Villepin，明姬臉上也流露出一些笑容。



《柑橘園》用色豐富又極具層次，加上以圓形呈現畫像，像極了一個生機勃勃的世界。

「藝術家就是要穿越時間跨越世代，研習古代的哲學和古人的智慧，再透過作品轉化出來，喚醒當代對這些已被遺忘的價值的關注，這本身就代表著一種善惡，一種價值觀。」



《黑向日葵之二》狂野的畫風，盡顯大自然的活力，以及恢宏深遠的氣派。

細節、純粹、死亡

在明姬的作品中，總是能夠捕捉了大自然動人的一刻，例如一劑那明亮的光線，這彷彿是感受到自然的號召，令畫布上的一切卻又充滿生命像是活過來似的。而訪問前，看見明姬指示工作人員微調射燈的方向，以圖突出作品上的部分細節，這份認真和嚴謹，令我很好奇，面對浩瀚的大自然，明姬又如何捕捉細節和那一瞬間？

「繪畫來說，不論畫什麼都是捕捉當下一刻的所有細節，在畫布上呈現出來。但當下總是不停改變，單是光線和風已經千變萬化，所以在過程中，你會將不必要的，多餘的刪去，將藝術還原到一種純粹和誠實的狀態，直到一刻我認為一切都停留在畫布上，我會形容為死亡。」但這種死亡，並不是代表死去，明姬認為，在繪畫的過程中，將千萬樣細節疊加在一起，將一切都累積的結果就是死亡，而死亡本身是生命的一部分，所以死亡也充滿生命力。

旅行、尋真、勇氣

雖然年近七十，但在明姬身上看不出

絲毫老態；雖然寡言，但能夠得出她活潑的個性，這可能歸功於她一大嗜好——旅行。明姬走過戈壁沙漠，蒙古，巴塔哥尼亞冰川等，游走於自然景象之間寫生。她明確表示，旅行不是為了繪畫，也不是為了逃離現實的枷鎖，而是為了尋真。「我經常看著鏡子問自己是否自由，每當我解答不到自己時，又或是留在工作室一段長時間卻遇上很多的問題時，我會選擇旅行尋找答案，而畫畫就是給我自己的答案。」

提到過往的旅遊經歷，明姬閃過一絲興奮的神情分享道：「我其中一次最深刻的經歷是到智利的巴塔哥尼亞冰川，當時我親眼看見冰川剝落的情景，令我有種強烈的渴望要把當前的畫面畫出來，那畫面和那聲巨響至今依然歷歷在目，在冰川剝落的一瞬間，我像是與它同在，與自然融為一體，這種感覺相當奇妙，所以我已重返該地不下三次。」但明姬也坦白說，即使旅訪世界各地各宏偉的大自然景觀，同樣需要很大的勇氣去面對，那種恢宏磅礴會令你覺得自己渺小得站不住腳，提到這一點時，明姬的表情帶有敬畏，也有幾分畏懼，對自己誠實和謙卑，反而能夠更透徹地審視自我。

低調、時間、邊界

即使明姬享負盛名，在西方藝壇推崇備至，與趙無極齊名，但她的生活一向低調，長時間留在法國簡樸的工作室繪畫，是次展覽的策展人季玉年女士更表示：「明姬從沒賣過畫，沒簽過畫廊，也不想簽畫廊，她的畫好些被美術館收藏，但也不賣到市場。」由此可見，明姬本身對藝術家身份有一定的執著，那麼到底她認為，該當如何實踐藝術家的責任與角色？

明姬說：「藝術家就是要穿越時間跨越世代，研習古代的哲學和古人的智慧，再透過作品轉化出來，喚醒當代對這些已被遺忘的價值的關注，這本身就代表著一種善惡，一種價值觀。所以對我來說，好的藝術，就是能夠從作品中呈現一種思想，令觀眾可與你同步，擴闊邊界。」明姬的觀念聽來保守，但從她身上，沒有投機取巧，只有一份對藝術，對自然的尊重和莊嚴，可能就是這種特質，令她的作品能夠歷久常新。」

《轉瞬的永恆——明姬個人展》

日期：即日起至4月12日

地點：季豐軒畫廊（中環雪廠街20號地下）

查詢：2580 0058